

作为一名80后的梨园门外汉，和童祥苓老师结缘实属偶然。2013年7月，我进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工作，恰逢我馆正式挂牌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我有幸被指派协助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档案馆冯绍霆先生承担《童祥苓口述历史》的采写工作，得以拜访这位“杨子荣”。

我们的口述历史访谈进行了十多次，每次差不多两小时，由于童祥苓老师的洒脱坦诚，很快就完成了访谈者和受访对象的“破冰”过程。我们看他有笑有泪，听他讲述梨园沉浮和风雨人生。

童老没有架子，爱开玩笑，十足的老顽童。每周一次的口述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他定性为“手足口”：“不仅要会说，还要有唱腔和肢体示范！”接触久了，有感于他的性格，我真诚尊称他“童司令”，他总是戏谑我为“童老师”。童老给采访设置了“下午茶”环节，总是带来最钟爱的萝卜丝饼跟我们分享，一问原因，含糖不高，“可以食用”。也有例外，有次下午茶的餐桌上出现一盒巧克力，童老介绍是亲友从国外带回，给我们派发时说到因血糖原因不能对甜食大肆开放的遗憾，还开起了师母张南云老师的玩笑：“我一直跟我老伴说，你们哪天对我不好，当心我把巧克力了结了自己，就是这么容易！”逗得我们直乐。

《童祥苓口述历史》出版后，社会反响热烈，常有热心粉丝到童老的微博下留言，表达关心与问候，“童司令”一开始挺开心，过一段时间觉得不对了，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小童，为什么人家都说没童老师，您这本书‘写’得可真好，怎么没有人说童老师这本书‘说’得真好？合着是来跟我夸冯先生（冯绍霆）的嘛！”惹得冯先生赶紧跟童老一番礼让，场面令人忍俊不禁。

童老和妻子张南云相处，也是本色不改，一位顽皮率直，一位温柔娴静，夫唱妇随是他们相处之道。年轻时童老一度忽悠张老师说呼自己“达令”，待张老师恍然大悟后直呼上当，然后悔晚矣。有次我随沈飞德副馆长拜望童老，张老师不顾痼疾亲手为我们烹制了热乎乎的糖水蛋，我们大为感动，盛赞糖水蛋美味。童司令颇有玩笑话我们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下次给你们尝尝我做的炸酱面，那才是一绝！”

2019年3月，按照我们文史馆的工作惯例，我作为童老师的联络员上门看

望童老及张南云老师，蒙童老一家盛情招待，气氛轻松，我也毫不拘束跟两位老师闲聊，言及童老说：“可惜你没见过我四姐（芷苓），你别看她成名早，那么大的角儿，一点架子都没有，很随和，待人爽朗大方。”从童老的叙述中，我不难想象童家这位“四姐”的风采，脑海闪现世人对童芷苓“今非昔比愈唱愈好”的评价。

童老的表达能力很强，让你很容易感受到他的情绪和内心。就像他解说恩师周信芳饰演的京剧名段《坐楼杀惜》：凭借表情和动作就能将观众代入到宋江面对假寐状阎婆惜时的心境，从窘急、怨恨、忍耐到爆发，一波三折忍无可忍，最终被逼走投无路提刀杀人……我虽然无缘亲见一代大师周信芳的表演艺术，但是从童老的口述和现场动作示范中，京剧唱念做打的舞台魅力已然得到了完美呈现。

童老一直感恩文史馆对他的照顾，感恩党和政府对艺术家的关怀。他说：“我感恩中国共产党。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社会什么样我知道。我深切的感受是共产党是个伟大的政党，没有经历就不知道对比，没有对比就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毛主席那时候说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我现在回头看这是对的啊，我们旧社会演戏就是为了成为角儿，要养家，要享受，要有很好的物质生活，但到了新社会，我们就是为了把艺术传达给大众，我们是把京剧给更多的人观赏，把我们祖师爷留下来的好东西传承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境界立马就得到了提升，我们的心里涌起一股自豪感，我们恨不得掏心掏肺要把自己肚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呈现在舞台上，我们就有这股劲儿，完成了从旧社会戏子到新社会文艺工作者的转变，我们就是新文艺工作者。”

童司令经常笑谈自己这辈子好像就演了《智取威虎山》这一出戏，这当然是戏言，不过他的一生确实和《智取》大有渊源，正是因为塑造了经典的“杨子荣”角色，他被一代又一代《智取威虎山》戏迷关心惦记，这成为他晚年最感动的事。童老感叹人生如戏，年轻时的自己还时不时跟放电影一样从眼前过呢，恍惚间已至耄耋之年，庆幸的是人生之亲情爱情友情，他都得偿所愿。

人生沉浮数十载，光阴凝结梨园情，祝福童老健康喜乐，笑口常开！



这颗星球上的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忘记2020年。用任何词句简单地加以总结，现在看来都不恰当，在这里，仅谈一下个人的经历，就当是年度总结兼新年展望。

2020年的开初，我是在日本度过的。朋友租在东京某町的房子成了我去那边的落脚点，不住在酒店，心境便与游客不同。

第一次体验了日本的元旦。首先是将近一周不能扔垃圾，因为垃圾回收员过年也放假。别以为日本人慌，我曾在阳台远远望见一个叔叔骑车到公园，往垃圾桶偷偷扔下一包东西；也曾目睹好几处大楼与大楼的缝隙叠放着鼓囊囊的垃圾袋，仿佛某种行为艺术。难怪日本人爱去温泉酒店过年，三餐有人照顾，还不用为垃圾烦神。有朋友到日本跨年，说想去泡温泉赏雪，便一道安排了两天的行程，结果发现回程火车票售罄，感觉像在国内撞上春运。无奈，只好多换乘几次，辗转回东京。

除了连锁餐饮店，东京的餐馆在年假期间大都歇业，有些店家更是豪气地从年末12月26日休到次年初1月7日。在家附近散步，每天打量各家

卷帘门上张贴的休假告示，掰着手指数道，哦，这家店后天开业，可以去吃午餐，那家店还要等一等。后来再听到哪个朋友表示下回要到日本跨年，我便苦口婆心地劝，别，要吃的没吃的，酒店也贵得多。

现如今，到了2021年，谁也不会有到海外迎接新年的想法了。

我原先的计划是，2020年在上海和东京两地居住，借机观察彼岸风物，为写作增加素材。因为接了翻译樋口一叶选集的工作，过完元旦回国时，背了一堆购自网络的相关二手书。后来我无比庆幸买了这些书。因为，这一年一直到十月，我每天做的事就是读书和翻译。人心惶惶的二三月间，如果不是有交稿期限的翻译成为一根通向现实的绳索，我很可能在过程中迷失。好在还有工作。

秋天，终于译完一本书，走了滇藏川。继而我的新小说《星在深渊中》出版，为此做了几场活动，又跟着朋友去了东北几省。毕竟是生在云南的南方人，出发前我充满了对严寒的恐惧，下单好几件御寒衣物。去了以后发现，东北是真的冷，北方的室

一个转身，秋天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冬天悄然而至。

我是个雪孩子，在大雪中长大。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松嫩平原的一个小山村。记忆中的雪，总是在夜晚静悄悄而至。清晨，看到窗子比往日明亮，打开大门，就见到粉妆玉琢一个白皑皑的童话世界。我穿着棉鞋，直接跑到雪地里疯啊闹啊，咯吱咯吱的踩雪声音比所有的音乐都美妙。小时候的冰溜子如同现在的冰糖葫芦一样，除了没有甜味，吃起来非常解渴有趣。在寒冷的冬天，这很平凡的东西亮闪闪地挂在屋檐下，对孩子们很有吸引力。有的小朋友够不到就吵吵嚷嚷让大人帮忙；有的自己拿一根细竹竿，一个个地把它们敲打下来，结果摔得七零八落。

一到冬天，孩子们就

盼望大雪快点来临。大雪一停，小伙伴们开始走东家，串西家，打雪仗，堆雪人，在结冰的地面打冰溜滑儿，比赛抽陀螺，到野外空旷的冰面上玩滑冰车……经常是天不黑不回家。那时的滑冰车基本都是父母或朋友用木楞子和木板儿钉制的，在接触冰面的地方，放上两根铁线或铁板，以减少摩擦力。上乘的滑冰车，底部配上冰刀之类更佳，双手拄上自制的尖利的冰钎子，也便有了前行的动力来源。记得当时玩得高端一点的滑冰车，是底部单滑道的，被大伙戏称为“单腿儿驴”，滑得好的，在冰面上纵横驰骋，跨越沟坎，运用自如，令伙伴们艳羡不已。有时候，会从冰车上摔下来，就一骨碌身，在地上打几个滚，还呵呵地笑不停。那个嗨劲，真是惬意极了，小朋友都爱玩，不玩得大汗淋漓都不回家。

抽陀螺，更是一项有意义的运动。抽时，必须掌握技巧，急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必须掌握它旋转的火候。那个年代，虽说买个陀螺也没几个钱，但大部分家庭孩子多，日子不宽裕，很少给孩子买陀螺。看到别人家孩子炫耀地玩陀螺，我心不甘，怎么办？自力更生，照猫画虎自己动手制作。按照

早晨去单位的路上，积水中漂浮的树叶在雨中聚集着。一场冷雨，一池叶！我想驻足，可否会有残荷听雨的意境？

临近傍晚，彩虹双降，亦在雨中！颜色较亮的是虹，又称主虹。第二道彩虹则是经过二次折射后形成的，颜色较暗，叫做霓，也称副虹。双彩虹就是霓虹。为了看得更清楚，我拍了照，在手机上夸张地去了它的朦胧。



昭君出塞 (设色纸本) 朱刚 (图/文)

内也是真的热。在街上常听见粤语，一时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看来雪对南方人是永恒的诱惑。回到上海只见银杏初黄，恍若冬天刚开始，有些不适应。我重新坐在电脑跟前，开始译另一位逝去作家的作品。小说也在慢慢写。感觉比起写作，翻译更像打毛线，“慢工出细活”，更具有抚慰精神的疗效。

2021年，覆盖全球的暗影能否散去，要看疫苗的疗效。我只是个做文字工作的普通人，没法为改变世界出力，能做的只有继续编织文字，愿我写和译的一些片段，也能安抚读者的心魂。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那一天，教导员兴冲冲来找我：“小戴，你红啦。你看，连《人民日报》新媒体都在转你的视频！”

2020年2月10日凌晨，我从同事那里听到所里接报一起涉疫纠纷。报警人向“朋友”购买了一批口罩，准备作为防疫物资赠送给疫区，却在支付了16万元预付款之后，却迟迟没有收到货物，怀疑被骗。案情紧急，我主动请缨，连夜梳理，迅速查明资金流、信息流。一个不眠之夜后，我基本可以判定：这不是买卖纠纷，而是精心策划的诈骗案。

第二天晚上，犯罪嫌疑人就被捉拿归案。而此时，距离案件接报还不到24小时。审讯室里，这个表现出很无所谓嫌疑人开始百般抵赖。我多次抓住他自述中的矛盾，步步紧逼。但我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很“丧”地对我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拿外国绿卡的。”我不禁脱口而出：“疫情这么严重，你还在拿这个骗人，你还是中国人吗？”

其实，我是真的怒了。就在无数中华好儿女为抗击疫情赴汤蹈火之际，竟然还有这种人，实在令人气愤。这段硬核审讯视频被同事传上网后，累计播放5亿多次，获得2000多万网友点赞。我在网上、社区里的人气一下子暴涨。

5月的一天，市民郑女士“慕名”到派出所向我求助。她说自己

前不久“网恋”了一个某知名企业的首席战略官，其后，男友以各种理由借款68万元，虽然她有点生疑，但对方便漂亮的银行流水证明自己有力量偿还债务。现在的她备感迷茫，想让我来给她出出主意。

经过调查，我发现这位所谓的男友不仅已婚，甚至还是无业状态。近期不要说没有一笔资金流向

当好带“货”的网红警察

可能的投资项目，更是日日花天酒地。而他提供的银行流水单也是假的。5月22日，我们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现场搜查中，发现他在5月20日这天竟同时向7名女性发送了爱情红包。

再次见面时，郑女士对我说：“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帮助我。一个礼拜就被破案，上海警察真是太有效率了！”但我从她的眼神中也能感觉到，她其实是百感交集。我想，如果能早点识破骗子的伎俩那该多好，也不至于人财两空。防患于未然，永远成本最低。

从此，我坚定了自我的带“货”生涯——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普及防范知识。“大家好，我是闵行公安分局虹桥龙柏派出所民警戴佳伟……”从来没有想到过此生还要如此“拗造型”，从配合多达几十



夜光杯

条的防范短视频制作，到做客中央政法委的平安指数发布直播间，同百万网友一起剖析电信诈骗案件；从参与分局团委组织的《阅警思享课》分享自己的点滴想法，到受邀参与《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新书签售会，我似乎真的在向“网红”发展。

10月25日晚，我因侦办一起游戏币诈骗案需要，乘坐C7490次列车从海口赶往三亚。我留意到邻座那个身材矮小的男子，他闪躲的身影和兴奋的眼神明显不对劲。果然，他在非法博彩！我立即同乘警联手把这个家伙扭送到派出所。海南的同行对我说，上海的警察不得了啊，出差坐个高铁都能打掉一个网上赌博代理！

我觉得，我的“走红”有着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团队的支撑和战友的助力，所有的“网红”都将是昙花一现。

身为人民警察，我要在有限的时效和流量里充分带“货”，不仅要网络带，我还要随身带，处处带，因为我要带的货是防范，是大家最需要的平安。

法医不仅是一个职业共同体，更是一个价值共同体：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今日马天民 责编：刘芳

冷的家乡热的雪

赵越超

陀螺的式样，用菜刀砍出基本形状，一下一下地慢慢削成圆锥体。刨刀不锋利，加上技术不高，把手割了好几道口子。

记得有一年寒冬腊月，看见大人们在外面压井取水，好奇的我发现井水似在冒着热气，也去试着取水。压井过程中，这铁做的井把儿非常冰手，于是乎便用嘴对着井把儿吹热气，吹着吹着不知不觉间，便把舌头粘在了井把儿上，结果，一收舌头，粘得却是鲜血淋漓。

在大雪纷飞的寒冬里，大人们一般蜗居于室内，很少出门。一家人围炉而坐，吃食不少，在炭炉里煨红薯、烤玉米。壶炉上面悬吊一个罐钩子，还可上下移动，吊上一个被烟熏得黑乎乎的铁罐盛放着热气，始终冒着白腾腾的热气。我们时常在火红炉灰里埋个红薯，或丢一根金黄的玉米棒子，一顿饭的工夫就可以扒温暖的炉灰寻找“宝贝”了。红薯的表皮虽被烧熟了，放在地上滚一滚就可以抖掉草灰，掰开外面的糊壳，里面是诱人的桔红色红薯肉，香喷喷、热腾腾、甜丝丝的，一口咽下去，烫到心窝自蹂脚，周身暖洋洋的。玉米火上烤熟，有的爆开了花，脆脆的，吃过后，嘴巴就像小花猫一样……

如今，我站在冬天的渡口回忆过去，心里还是暖暖的，因为我知道家乡的雪仍旧是热的。